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八八

創 辦 人	張 其 炯
行 發 人	張 其 炯
社 長	鄭 志 福
副 社 長	王 李 葉 蕭
行 編 輯	惠 正
行 發 行	武 文 臻 齡 清
行 發 行	生 學 活 動 心 中

英美書展系列報導

陳瑞山

非洲今代文學點滴(下)

阿切伯的「百姓之人」(A Man of the People)可說是典型的一例；他以諷嘲的手法來刻劃一位不學無術的人南假(Nanga)突然間當上了一個文化部長」的荒誕，並以此和他的學生歐弟利(Odili)之衝突來代表兩代間為女權和權力之爭。阿切伯並以一場軍事政變做為本書的結束，借以暗示一九六六年的奈及利亞革命。

在肯亞也有一位頗值得注意的作家，名叫阿義·桂·阿瑪(Ayi Kwei Armah, 1939-)。他曾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受過教育，也曾任巴黎和波士頓工作過，可說是一位有些遊歷的人。他有一本名著「碎片」(Fragments)，裏頭記述一位到美國留學後，滿懷抱負回國的前青年巴阿哥(Bako)。

他是一位影視藝術家，歸國後找了一份很滑稽的工作——一份只領薪水，卻毫無意義的工作，因為在那兒薪水是最重要的，而心智的創造力卻無價碼。終於，他勇敢地堅持自己的理念，面對着家人和社會的敵視，他毅然辭職。這遭經歷是痛楚的，因巴阿哥生活在一個貪婪他回國時能「帶許多會發亮的物質勝過於分享他的寶貴學識」的社會中。阿瑪很技巧地設計了一位盲目的老嫗娜阿娜(Nana)來做強烈的反襯——正由於她失明所以她才洞悉閃爍的真理。

另外，阿瑪另有幾本小說，主題多半是屬於這個時期的。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恩古基·瓦·施翁哥在此時期的小說。施翁哥的小說在進入此時期時表現得非常的激烈。他強烈地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傾向所謂的「社會主義」。他偏激的行為曾使他被捕拘禁；在囚禁期間他以史瓦希

代之大賊」。這本書充滿個人情緒語之宣泄，且內容故事重複處甚多；是以藝術價值甚低，無法引人多讀。再者，施翁哥是一位政治性導向很熾烈的作家，他出過一本論文集，叫「政治作家」(Writers in Politics)，在第一章「文學與社會」(Literature and Society)裏，一開始便引毛澤東的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文學藝術的階級性，並否定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由此可知，施翁哥的這種「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的技術是仿效中國大陸三、四十年代的左派作家以「文學服務政治」的作法(有關大陸近代文藝思潮，請參閱拙著「第一次印象——黎明文化公司版」)。

這類的作品大體上說來，其煽動性、破壞性、攻擊性，遠多於鼓舞的、積極的建設性。比如大陸上的作家巴金的大代表作「家」，讀者再讀完書中一連串的大家族事件後，能從他的男主角「覺慧」身上得到會是什麼？一團憤悶、痛苦、不滿、逃避，還有一些血淋淋的意象。諸如此類的作品，施翁哥的自不例外，往往無法在藝術層次上，上達到一個全人類性共鳴的層次(the universal level)，卻僅侷限於一些缺乏理性的、褻狹的理念。這也正足以解釋：為何巴金在幾次提名問鼎世界級的文學獎時，都敗落(不能把全部責任歸於翻譯的不稱職)。但是有一點卻不容我們否認的，那就是此類作品確具有些社會工

作效用。肯亞的施翁哥的小說多傾向於這種格調，且他也只是這地區多數此類作家的一個。這種現象是源於非洲地區教育普遍落後後的環境；因此這地區的作

家在心態上往往有以「老師」身份自居的色彩。他們企圖透過他們的作品來「教育」芸芸百姓。施翁哥也在這股潮流中，向前推進，終於也就走上了一種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死胡同，那就是採取暴力、革命的手段來解決他所謂的社會問題。這也可資說明他為何會遭到拘禁。

施翁哥以及這個地區的不少作家都企圖去建立一種所謂的「非洲式社會主義」(African Socialism)。為何他們會有這種想法？「美國非洲文學協會」(Af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會長、愛荷華大學英文系教授彼得·拿撒勒斯(Peter Nazareth)在他的「現代非洲的文學與社會」(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Modern Africa)一書中評論這種思潮的兩個主因：「(一)由於資本主義無法解決今天的非洲社會問題，所以就使他們視爲一種錯誤的制度。(二)獨立之前，非洲部落早有社會主義本質的結構以及它的生活內涵；同時，也企盼能把這些內容帶入新創的社會秩序中。……且大多數譴責殖民主義的非洲作家也將會置身於社會主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如果資本主義真的被驅出了某些非洲的國度，那麼，那些地區將會剩下什麼？這是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至於非洲的現代詩和小說比起來，在質上可能稍遜色；或許是詩在做爲一個「教育與傳播」的媒體上較小說弱些。雖然這樣，非洲大陸上也出現一些很優秀的詩人，像迦納的葵西·布魯，奈及利亞的吾爾·索引加(Wole Soyinka, 1934-)等。這些接受了西方現代派詩表現技巧洗禮的詩人，不但在國內已超越了他們的前輩詩人的只重內容忽略技巧的侷限；更且他們在受英法西葡美詩人沖擊後已找到了一種真正屬於非洲且當代的詩風。然而，就社會意識而言，非洲現代詩也同小說一般，着重在對生活現實的反應，主題上也常充滿抗議壓抑人性的心聲！例如莫三鼻給有位詩人諾艾米亞(Nzeanda)有段刻劃礦工人淚生涯的文字：且，茫然瞪目/馬該卡又點了燈/去找尋他丟失的夢幻/他的青春/他的健康/這些已深埋在約翰尼

的礦坑裏了/青春和健康/那些失

落的夢幻/將會像星星一般閃亮/於某位小姐的頸項在某個都會的夜晚。這是很能令人起悲憫之心的描述。

最後，讓我試譯一首迦納(Kwesi Brew, 1928-)的詩「祈求悲憫」(A Plea for Mercy)來做本文的結束。這首詩在表現技巧上，意象運用很準確，傳達出當地人生活的景緻；且在精神上，可同「民胞物與」相通連。更且，也可讓我們去發覺一下，非洲詩在世界詩壇上逐漸顯露的訊息。

我們已來到你的神龕前禮拜——我們這大地的子民。那裸着身的牧童已經把牛群安全地趕回家了，他無語地帶着竹笛子站立不停地擦拭額上的雨珠；像鳥兒在牠們的巢裏冥想；以唱不出的旋律靜待着破曉；影子幢幢擠在海灘上；將嘴唇緊貼着大海的胸脯；農人們放下了勞力歸家去閉坐在篝火旁。

訴說些年代久遠的故事。為什麼我們這大地的子民在你神龕前祈求却無人理睬，此時我們的心中滿溢着悲歌，我們的齒唇含着哀愁在顫抖？小小螢火蟲在同星星爭光，篝火同太陽爭輝。

（註）葫蘆(Calabash)在非洲某些地區可能是一個帶有特別內容的意象。另一位迦納詩人柯非·阿溫諾(Kofi Awoonor)在他的「戰爭之歌」中如此寫道「那些趁我們外出去打仗時接近我們妻子的人，當我們歸來後就會丟掉他們的葫蘆。」所以，葫蘆可能是他們日常生存物的重要象徵。在奈及利亞，他們稱「國王」爲「第二個葫蘆」，即僅次於神的權位。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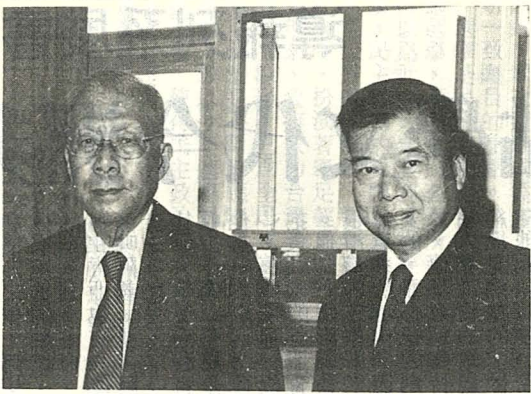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台北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台北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台北

華岡張創辦人行誼

宋晞主講·蔡泰彬筆記



創辦人和宋晞教授合照

程教授、各位同學：今天是史學研究所畢業同學之史學研究會及史學系畢業同學之史學會的聯誼會，張創辦人逝世未久，茲應謝會長昭明邀請，講述「華岡張創辦人行誼」。

九月初我撰寫「四十年的追憶——悼念張曉峯老師」一文，刊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的中華日報副刊上，因文長，報館限於篇幅而刪略不少，但「中外雜誌」即將刊出全文（七十四年十一月號已刊出）；該文係講述我到浙江大學就讀史地研究所，初識張曉峯老師，及往後四十年間的師生關係。今我另參考若干資料，將我當學生以前有關創辦人的生平事蹟講一講。

創辦人籍隸浙江寧波（今鄞縣），世代書香，其曾祖父、祖父於清代皆為舉人，父親在鄉里間亦是有名望的士紳。創辦人就讀寧波第四中學時，曾受三位老師影響最大，即

陳康黼、洪允祥和蔡和鏗等三位先生。陳康黼先生是位教育家；而洪允祥先生教歷史課程，他要求學生須重視歷史的演變，所以應編製歷史年表；另蔡和鏗先生講授地理課程，他要求學生必須繪製地圖；由於以上三位老師的影響，使得創辦人在中學時代對史地課程很有心得，與其日後精通史地二門學問為悼念洪允祥老師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提到他對洪老師的敬佩、懷念及其一生的成就。

民國八年，創辦人中學畢業，準備投考大學，當時南方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聲譽最著，學生並享有公費，相當於北方的北京大學。當時南高校長是郭秉文先生，郭校長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為該校網羅了許多國內外知名的學者擔任教授，所以司徒雷登曾說：「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資和名教授人數之多，較之當時北大還好。創辦人投考南高的成績很不錯，惟體格欠佳，起初未予錄取，幸經柳詒徵先生在招生委員會上極力爭取，方為錄取；而他當時並不知能入學是承蒙柳先生鼎力幫助，直到北伐完成後回中央大學任教才得知的。創辦人在民國八年至十二年間就讀南高，此期間校長將校務推動得很好，而他受三位老師的影響最大，第一位是研究哲學的劉伯明教授，劉先生是美國西北大學哲學博士，深受郭校長器重，任文史地學部主任。他曾說：「哲學與史學互為表裏，研究哲學者應具備歷史知識；而學歷史者亦應有哲學修養。此話深深影響創辦人。第二位是柳詒徵先生，柳先生講授歷史課程及歷史地理，在當時南方學術界頗負盛名。第三位是竺可楨先生，他是美國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對創辦人地理學方面影響很大。創辦人於民國十二年自南高畢業，由於中學及大學受史地老師薰陶最深，另一方面想參

閱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藏書，遂花費四年時間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撰中學地理教科書，因文字優美，加上圖文並茂，使該書在當時極為暢銷。北伐完成當年，南高而東南大學，又改名為中央大學，柳詒徵先生即推薦創辦人回母校擔任講師。此後十年間，由於創辦人勤於研究，撰寫論文多篇，很快即陞副教授、教授。

其次，談談創辦人在中央大學十年間幾次重要的旅行考察，首次旅行是在民國二十年六月至八月間，創辦人帶領李鹿奉、李玉林、朱炳海、楊昌業、沙際與袁著等六位同學赴東北考察。由他們這次的考察報告中得知，係自上海坐船航行三千多公里至東北；回程則循陸路行經六千多公里，全程共有一萬多公里，頗有行萬里路的豪情。這次考察範圍是以南滿為中心，東達安東鳳城，北到長春，遍遊東北各地，創辦人同時應遼寧省教育廳長，亦是史學家金毓黻先生邀請，講述「瀋陽與新陪都的意義」，聽眾極為踴躍。回來後僅一個月即發生「九一八事變」，使創辦人來不及寫成考察報告，惟鑒於東北的重要性，後來寫了許多篇有關國防的文章。第二次旅行是在民國二十三年三月至五月間，這次旅行主要係浙江省建設廳為舉辦展覽，特邀請創辦人考察浙省全境，以便撰寫報告供參展之用。這次只帶了任美錫、王維屏等二位同學；從寫成的報告名為「浙游紀勝」一文中，看到有記載我的故鄉麗水縣的一段，本人極感興趣；同時亦有報導浙江全境，如天台山、雁蕩山、天目山及雪竇山等名勝，並附刊照片。第三次旅行最重要，係於民國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四年八月將近一年時間，創辦人率領任美錫、林文英與李玉林等三位已畢業學生赴西北考察，這次以蘭州為中心，遍訪西北各地，去過敦煌，甚至北至綏遠省百靈廟，南達漢中，並先後應甘肅省政府、青島省黨部及資源委員會邀請，作多次演講。西北回來後，創辦人撰寫「西北旅行記」，他原計劃要寫十二節，本人只看到二節，計有八篇文章，刊登國風月刊，文辭極為引人入勝；其中有關於西安的報導即佔了六篇之多；又從該文的描寫，可知創辦人具有非常豐富的史地知識。當時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先生閱讀過創辦人的這幾篇報告後，極為賞識，所以在民國二十四年大力推薦創辦人，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

員，當時創辦人能以一位年僅三十五歲的年輕教授，且未曾出國過的出任此職，實甚不易。

民國二十五年夏，竺可楨先生出任設在杭州的浙江大學校長時，即邀請創辦人籌辦史地系，網羅了一批教授；或許因此學系屬初辦，一般人尚不熟悉，所以第一屆雖錄取十多人，卻只有二位學生來報到。次年春，因對日抗戰，浙大即從杭州轉遷校至建德，再遷至江西泰和；民國二十七年遷到廣西宜山，浙大宿舍曾遭日機轟炸得七零八落，幸無人傷亡，而此時成立了史地研究所兼任所主任。文理學院並分為文、理兩學院；同時奉教育部令，成立史地教育研究室，創辦人即任該研究室主任。民國二十八年底、二十九年年初，浙大再遷校至貴州遵義及湄潭。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後，中美兩國成為盟邦，美國國務院於民國三十二年特邀請我國六所大學各推一位教授赴美講學與研究；創辦人即代表浙江大學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兩年。民國三十四年返回浙大，不久，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先生去世，創辦人遂出任文學院院長，同時兼任史地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及史地教育研究室主任，對大學教育貢獻良多。限於時間，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有關創辦人後段生平事蹟，另待寫傳記再予詳述。

華岡法律中心消息

宜霍先生：來函已收到，關於賭債以前認為是自然債務，但依最高法院四四年台上四二一號判例與近來學者見解一般都認為其債權根本不在（參照鄭玉波民法債權論文選輯中冊），而債權契約為要因契約，原因不合法，其契約無效（參照王伯琦著民法債權總論第十二頁）。而民法一八〇條其主要在制裁存有不法原因之交付人，並非因此而認為其契約無效。

限於篇幅僅能就此答覆，如有疑問歡迎至本中心共同討論，謝謝。

註：本中心並於法律系圖前及郵局旁設「法律服務信箱」，歡迎以書面洽詢。

華岡法律服務中心

史憲制國中的坎坷

供提系學史

歷史的演化，由洪荒時代而神權時代、君權時代，進為民權時代。演化的動力是人普遍的意識型態，復經志士仁人艱辛締造。

辛亥革命使中國掙脫君主獨裁政體。但舊的封建思想仍然殘餘，政治上仍有軍閥割劇一方，社會上階級勢力，實未開，二則官吏智未開，則官吏僅效忠統治主體的觀念未除，不宜立刻實行憲政。國父遂規劃革命建國三程序。軍政：目的在徹底破壞反革命之斷垣殘壁。訓政：目的在奠定施行憲政之基石。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邁入憲政時期，至今將屆四十年。革命猶未成功，建設還待努力。

今進行憲紀念日，簡述中國制憲經過於後。追述往事之餘，期待民主殿堂早日落成。

一、清末立憲

滿清末年政治腐敗，人心失望，遂同情革命。清廷為緩和革命計，曾一度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一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憲政，雖因被炸未能成行，後乃以李盛鐸等要員代為出洋。三十二年下預備立憲召。三十三年再派汪大燮等出洋考察。三十四年頒布憲法大綱，以九年為期完成憲政，但規定之君權太重，預備期又長。終無法遏止民權的呼聲，辛亥役起，清室遜位。

二、民初制憲

民國元年二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採內閣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參眾兩院起草委員完成天壇憲草，亦採內閣制。但袁世凱正籌備稱帝而對天壇憲草深表不滿，捕殺議員，解散國會。民國十一年黎元洪復任大總統，舊國會又在北京繼續討論制憲。十二年通過三讀憲法，傾向聯邦制。當時國會被收買，選曹錕為總統。因此曹錕憲法乃不得重視。憲政的萌芽在軍閥汚濁的空氣中奄奄一息。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創訂建國大綱，重新帶來成長的契機。

民國十七年十月三日制定訓政綱領。二十年五月國民會議於南京召開，制定訓政時期約法，凡此皆為訓練人民行使政權，以期促成憲政。同時著手憲法制定。二十二年一月立法院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屢次易稿修訂，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憲法草案，世人稱五五憲草。五五憲草係根據國父主張及訓政經驗所制定，所以其精神較接近三民主義。政府原定二十六年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不料七七事變發生，一延再延。但舉國上下仍不斷研討。二十八年國民參政會組織憲政期成會。三十二年又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抗日勝利後原定同年雙十節召開國民會，但共黨及其他黨派齊加抵制，政府極力忍讓延期召開。三十五年一月選各黨派及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五五憲草修正案。原定於三十五年召開國民大會，終因其匪蓄意叛亂，採杯葛政策。延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會正式開幕。十二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三十六年元旦頒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行。中國在追求民主的歷程中又朝前大步邁進。

痛哉大陸失陷，匪黨倒行逆施，國家遭受空前大難。為應付變局三度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政府權擴大民權為限，實非得已。展望未來中國憲政，惟謀求國家統一，依照三民主義與建設台灣的經驗，重新修訂憲法，使中國躋於民主憲政國家之林，開創劃時代的豐功偉業。

三、訓政時期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存在或是消滅——

太空永遠有不灭的明星！

在許多徐志摩的詩與文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喜愛頌讚明星，他愛它們的晶瑩，也可以說他嚮往永恆純樸自然的真美，渴望到達一個理想中的美的境界，好讓他追求到絕對的真理。

而他卻不知道，只因著他那超俗的氣質，崇高的理想，坦誠熱烈的胸懷，和他那股盡力為理想而掙扎的猛勁，都足以使他本身放射光芒，成為萬千後學所喜愛的一顆閃爍的明星。

自然，在錯綜複雜的現實社會中，像徐志摩這麼一位單純的理想主義是注定失败的。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他不斷追尋，不辭艱辛挺身挑戰，以堅毅果敢的精神奮鬥到底。就這樣，他所獲得的還是一連串失落。「實際的生活迫得愈緊，理想的活著愈得愈空。」雖然如此，他還是在荆棘叢中，在曠野沙漠裏，在黑夜風雨中，孤獨地向著他所認清的目標前進。正如他追悼哈代的詩

不昧的明星——徐志摩

徐志摩

駱崇賢

我也決不掩諱我的原形，我就是我。

這就是他的自由表露，在心靈上永不屈服去甘居庸俗。

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理想是不能實現的，雖然他奔放、自然、不喜拘束，但是他的思想還是會遭到環境的阻力。由於婚姻的不如意，禮教藩籬的阻礙，以及社會人士的不諒解，他唯有在思想中尋求解脫，而沒有發出怨言；所以他想飛，但願自己也能長出翅膀，像大鵬般浴在夕陽斜照和迴盪的晚鐘聲中繞著塔尖盤旋打圈，飛出這束縛的人間，逃出這現實的苦悶。若能——

「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裏去，到雲端裏去！那個心裏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天空裡滾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天空裡滾著，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才是他真正獲得的快樂，就是要做隻不受束縛的鷗鳥！雖然他也有他任性的地方，但是他那股敢於認清自己、敢想、敢為、敢言的奔放熾熱精神，才

句，他所爭取的就是這點「靈魂的自由」，他又怎能放棄他那單純的信仰「愛、自由與美」？於是，徐志摩敢於在他的詩句與文字之中向世界宣佈他的信仰。他的作品之中常用上「飛」、「雲彩」、「明霞」、「愛」、「明星」等字眼，充滿著「春光」、「火焰」和「熱情」。他曾說他寫東西「……怎樣才能合時宜，才能博得讀者傾心的一類念頭，我從不會想過」，所以他想到了甚麼，就寫甚麼，毫不作與牽強。我不辭苦，

因為我認識你，上帝。我甘心，甘心在火焰裏存身。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

這就是他求真的態度。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活潑，秀麗，藍綠的衣衫，他叫聲「媽」，

這就是這上帝，

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多的是理想失落的青年，多的是不滿現狀的性靈，而且絕大多數是經不起挫折，容易頹喪消極。又有幾人能像徐志摩，敢於奮鬥到底，他說：「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在他受創的心靈中，滴下了鮮血，「我是一個傻子，我曾經想在這流動的生活裏，發現一些不變的價值，在這說謊的世界上，尋出一些不滅的真。」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在高空、在大雨中、在濃霧裏，一個轟隆的巨響，烈火燃著，徐志摩走了……靜靜地輪在大自然的懷中，他一展翅，衝破濃雲，化一朵彩霞。飛來了，不見了，沒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轉瞬間消滅了踪影。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雲彩已被風吹去，但他投影在我們波心的影子，卻永遠永遠不滅。

《詩詞曲賞析》(9) 中文學社

詩之旅

山光水色寄憂情

東晉自淝水一役呈現迴光反照似的昌盛後，孝武帝一死，便立即衰微。從晉安帝到宋文帝在位前中期，四十年間，在內則為司馬氏與桓氏、劉氏的篡奪遞嬗，政治上動盪不定，在外則北魏漸興，頗受強鄰的威脅。在這樣一個改朝換代的時期裏，政治上風雲詭譎，有志之士無從施展抱負，紛紛托身佛道之學，以致造成文壇上一片頹廢空虛的清談之風。就在這混沌擾攘的黑暗時代中，當時之文壇得藉著兩顆明星的光芒而顯得異常璀璨，這兩顆明星即是陶淵明與謝靈運。

●任真自得陶靖節。陶淵明是我國詩史上最受人喜愛的詩家之一，其詩風古樸，自然而不造作。安靜悠閒的田家生活自其筆下寫出，莫不使人有悠然思歸之情。

陶淵明，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士。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西元三七二—四二七年），卒後友朋私諡「靖節」。曾祖侃，為晉之大司馬，祖茂、父逸皆曾為太守。至淵明時卻已家道中落，景況大不如前了。其性高潔率真、胸懷坦蕩、貧苦自若。因此，他的作品，個性分明，理想高遠，語言純樸，描寫真質，而富於藝術的鮮明形象。淵明自二十九歲起，陸續做過劉牢之、劉敬宣的參軍，但自彭澤令辭官後，就退隱田園，寄情山水，以躬

耕、詩酒為樂，其「歸園田居」即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鳥鳴澗水聲，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裏，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在陶淵明的作品裏，屢屢反映出其思想之實質，表現出對現實的不滿，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及渴望。同時透過他自己的真實感受，描寫出農村的自然景色和日常的農民生活。在當時繁紛的世局中，陶淵明所耘出的這一片樂土，更屬難能可貴。

●夢築山川謝康樂。

謝靈運生於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卒於宋文帝元嘉十年（西元三八五—四三三年），初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

與陶淵明僅相去十餘年，然二人之際遇迥然有別。靈運生於書香門第，響譽世族，雅容華貴，文采為當時之冠，一生又熱衷於政治權力的追求，他曾歷事晉、宋二朝，二朝君主卻僅欲借重其聲名及在世族中之號召力鞏固己位，志既不得申，轉而移情山水。事實上，靈運雖有企羨隱逸的思想，仍舊心懷魏闕，欲展己才，一生就在山水與政壇之間疲於奔命，最後還因才高氣傲、任性的個性被誅。靈運雖喜山水，卻不若淵明之甘於隱、淡於仕而能躬耕自樂，他以一尋幽者的身分，四處「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崖障千里，莫不備登」，往往率僮僕數百人，開山闢道，有一次甚至被當地太守疑為山賊。

謝靈運之詩亦以山水為主要題材，其詩好用典故，對偶工整，雕刻駢儷，常用新奇繁複之辭彙修飾之，形成一種「富麗難蹤」的風格。陶淵明的山水詩屬自然天成之趣，而謝靈運之詩則見錦繡山川之美。然過於琢鍊雕飾，雖「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終少一分流暢自然之感。其佳句頗多，如「林壑斂暎色，雲霞收夕暉」、「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澗」、「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滋」、「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讀來音韻鏗鏘，滿目生輝，極盡慘淡經營之能事。通篇觀之，則猶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不若陶詩沖淡高遠之情易繫人心。今試觀其「登池上樓」詩：

潛虹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悽川作淵沈。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病對空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身聆波瀾，舉目眺嶺嶽。

初景華絳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無微不在今。遣詞造句之間，俱見其匠心，語言鍛鍊的精巧，尤為過人。

其他如：「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等亦是意境十足，耐人咀嚼之句。也正因謝靈運專意傾心於模山範水，開發世山水詩一派，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靈運即為此一時代之領導人物。

第二天上課，我把五十三元拿給陳素晴，她說不用了，她有辦法解決，推來推去，我只好去福利社買二個肉包子請她吃。

第一節上課，我們正想用老方法偷吃包子，剛捏了一口，老師卻說要換位子了。我這次考第七名，老師重新把我調回邱碧芬的旁邊，許文隆還是坐在我後面。我剛坐下，他就用鉛筆敲我的椅子，問我：

「快畢業了，幫我簽一下紀念冊好嗎？」

「啊！怎麼會不好？我要回去請教爸爸，然後簽幾句最有意義的話給他。」

全班同學又興奮起來，這一搞，大概整堂課都不用上了，張蕙圓還在哭：「我要叫我爸爸來，我不跟她坐。」

「我太太生氣了，她憑什麼這麼瞧不起人？忍不下這口氣，我站起來說：

「張蕙圓，不要再叫了，我跟妳換位子。」

許文隆拉我坐下，邱碧芬在一旁刻薄的說：「艾琦，妳好有同學愛喲！」

9 丁淑霞 《說小載連》 樹校青青

第二天，張蕙圓的爸爸果然帶她一起來學校，老師只好叫李瑞萍跟張蕙圓換位子。可是陳素晴的位子空的，她沒有來上課。我在想，如果她明天還是沒有來，我就到她家去找她。看看到底是她生病了呢？還是她祖母怎麼了？

同學又開始找我去玩八字形了，我單腳在那邊跳呀跳的，希望別人不會看我像隻青蛙。

陳素晴第二天來上課了，我好高興。一升完旗，我就跑去問她：

「昨天怎麼偷懶？沒有來上學！」

她還是那種淡淡的表情，連看也不看我，說：

「昨天我們將阿媽送去省立彰化醫院了，醫生說她可能會：噫！難癱，就是以後她再也不能動了。」

我聽了又難過又害怕，可是這時節也找不到話說。只好訥訥的站在旁邊。「那看醫生的錢借到了沒？」我想到她上次跟我說過的。「沒有，我姨丈不借，他說我們家沒能力還。」

「那：怎麼辦？」

陳素晴聳聳肩，那架式，好像無可奈何，又好象毫不在乎。我看不懂，可是我一天下來，也是人恍惚得厲害，一直在想，陳素晴的阿媽如果難癱了，那她們家怎麼辦？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爸爸，可是爸爸說我們沒能力幫她。他的薪水，要負擔兩邊的家計。倒是學校，也許可以發起募捐什麼的。我想到班上那些個勢利的傢伙，唉，算了。